

行吟巴山 达州诗人形象

周宗春的诗



简介:周宗春,1999年开始写作,在《诗刊》等报刊杂志发表诗歌上百首,2003年应邀参加重庆市文联和诗刊社主办的“大西南诗会”。现任教于四川开江县任市中学。

随笔:从身体内出发,选择一个黑夜你走向山顶,沿途你要经过荆棘、悬崖、野兽;当然还要经过树和果,以及飞鸟,每一棵草以及草脸上的表情,你也会一一看清,经过这么多事物,你现在终于看见了山顶的房子,或者根本就没有一所房子,而是一块麦地,或者乱石和杂草,或者什么也没有。

这时候你顺着风的手望去,乱石是一只酒杯,荒草里有着卑微的面孔,熟悉的或者陌生的,麦地中劳作的身影正是你要找的人、你要叫的名字,于是,你捡拾着这些破碎的酒杯,这些旧了的酒杯,这些像牢房一样囚禁人一生的酒杯,你和每一棵草里栖身的人交谈,交换信物,最后互换心脏;你也在什么也没有的山顶做一些你做不到的事情,比如让一个人用一万支箭射向你的身体,或者用雨点给某人写信,或者看见一粒粮食走进灶台,慢慢消散。

最后,山顶的房子被时间抹去,但是你一直在想,山顶的房子是怎样的房子,由谁建造,用什么材料建造,怎样敲门,怎样打开窗子,怎样在里面走动,怎样生火、做饭?

牛在秋天的夜里缓慢地叫着

在凉凉的夜风里 牛哞一声声传来
从它体内 传来一阵阵声音
经过沉睡的乡村 在故乡 在村路上
只有零星的秋虫在低低地鸣唱
那是一些遗落的星光

从春到秋 你没被春光和百花停住
你一声不响地忙着耕种
在夏天 你躺在树下咀嚼光阴
还是一声不响 任苍蝇四处乱撞乱咬

而秋天你看到田野空了
一切都光明磨亮了 连老人的咳嗽
连小孩的长大 在这样的夜里
你一声一声缓慢地叫着
穿过秋夜

要用多少力气

要用多少力气 才能还清父亲
从烈日下挑回的一担谷子
要用多少力气 才能从汗水的河里
掬起一张黑瘦的脸

要用多少力气 才能止住母亲胃里的饿
充满泪痕的脸得用多少水来混淆
猪在栏里 要用多少力气
才能把它们拖出来

要用多少力气 才能把诗
写到他们身边

花念经

春天是一个大的寺庙 众多的花
便是众多的僧尼
花们每天的功课便是念经

经书的内容大意如此——
神用阳光的袖子拂暖大地
在袖口 蜜蜂和蝴蝶用翅膀擦洗日子
燕子剪掉磨损的部分 陈年的旧事
还筑起巢 生儿育女

在经书的末尾 花们从身体里掏出果实
写上淡淡的幸福和苦难——
春天花念经
声音宏大而细小

老家

老家老了 在春天更黑更小了
父母在或不在 水井里还住着去年的青蛙
不动的光阴和停止飞翔的宁静
是它唯一的粮食
以此为生 老家把柴禾紧了紧
偶而一块破瓦跌下 惊飞一只麻雀
声音才被撕开一个洞

老家老了 在春天的翅膀下远走他乡
在我的想念里 在父母的睡眠中
在她的蕃茄秧下



西窗

不困于地域 不推敲关系 不遗漏佳作
达州日报生活周刊

Email:dzrbshzk@sina.com

1933年的战争

■ 张浩宗(万源市)

祖母反反复复向我讲起那场战争,那场遥远的足以令祖母铭记一生的战争,春天里讲,冬天里讲,絮絮叨叨,喋喋不休。

在我刚刚懂事的时候,祖母就向我讲起了,一直讲了几十年。

如今,祖母已年近九十,背驼了,牙缺了,走路一颠一颠的了,她依然对那场战争念念不忘。每当讲起那场战争,祖母的眼睛就眯成一条缝,仿佛那场战争就近在眼前。

1933年的春天,大巴山的杜鹃花是多么红啊,红得竟然点燃了万源保卫战连天的战火。

红四方面军的旗帜高高地飘扬在大巴山的主峰,红军居高临下,打退了四川军阀刘湘部队一次又一次疯狂的围攻与堵截,双方火力展开,军阀部队节节溃退,双方展开了肉搏,大刀砍卷了刃,白匪的尸骨填满了沟壑,血流成河。

山脚下的白匪军仍在拼命抵抗。停战的间隙,他们依然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曾经无数次,我像影子一样跟在祖母身后,在祖母比划指点中,努力想象着当年在战争的践踏下,那些田地里的庄稼是如何于一夜之间布满了碎片和粉末,脚下这片土地是怎样由漫山遍岭的葱茏瞬间变得遍地枯黄。

在那个惊天动地的春天里,祖母和村民们六神无主地躲进了附近的山洞里。他们不敢回家。他们蜷缩着身子听呼啸的子弹贴着山崖擦耳而过。祖母心惊肉跳地探出胆小而又惊奇的头颅,把那些由子弹划出的弧线望成了勇猛无比的无头苍蝇。

几个月过去了,周树林的身上连一块疤痕也没有留下过。

兵蛋子们受到新的调遣,配合红军主力部队全面出击,胜利粉碎了刘湘白匪的

那一只只发出尖叫的无头苍蝇穿透历史,在祖母磕磕碰碰的描绘中,直到今天还依旧那么鲜活而真实。

渐渐地,村民们发现,驻扎在村落里的一队人马大约有一排人。他们的纪律异常严明,白天休战的时候,他们找来柴禾,架上铁锅,自己烧水煮饭;到了晚上,就在村民们的房屋周围简单搭个床铺,持枪而卧,一次也没有惊动山洞里的村民们。时间久了,村民们就从山洞里走了出来,小心翼翼地回到了自己的房舍里。村民们慢慢接纳了这些兵蛋子,并主动将这些他们领进了家门,分散而居,与村民们同吃同住。

有个大个子士兵叫周树林,长得五官端正,浓眉大眼,说起话来粗声莽气,谈笑风生,经常和姑娘媳妇们打闹。但每一次单独见到祖母,他的脸上就阴郁起来,目光紧紧盯住祖母不放,直到将祖母的脸上盯出了红晕,才说,你长得真像我的表妹,但她已经不在了,在家乡的战乱中,子弹不长眼啊……

战火依旧连绵不断。停火的时候,周树林照样谈笑风生,照常和姑娘媳妇们打情骂俏。姑娘媳妇们就骂开了,你个死树林,吃不准哪颗不长眼睛的子弹遇上你,叫你龟儿子脑袋开花。然而,周树林的脑袋坚硬得像只铁壳,每一次回来都稳稳地骑在他的脖子上。

几个月过去了,周树林的身上连一块疤痕也没有留下过。

兵蛋子们受到新的调遣,配合红军主力部队全面出击,胜利粉碎了刘湘白匪的

六路围攻,延续了一年的战火终于熄灭了。

红军北上,踏上了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漫漫征程。

周树林一下跪在祖母面前,“玉珍,我就要随部队出发了。这只手镯是祖传的,表妹没有福气戴上它,我将它送给你,希望你一定要珍惜啊!”说完,泪流满面。周树林最后说,“玉珍,我会来找你的!”然后,深情地望了一眼祖母,迈开大步,昂头而去。

每次讲到这儿,祖母眯缝着眼睛慢慢睁开,疲惫无光的嘴,发出一声悠长、意味无穷的叹息:唉,这个周树林啊,他还活在世上吗?

这声叹息发出不久,祖母终于一颤一颤地将压在箱子最底层的那只金手镯找了出来。她小心翼翼地打开包了一层又一层的红绒布,那只金手镯居然完好无损,光可鉴人。

祖母和祖父和和美美地生活了一辈子,祖母反复讲起的那场战争与祖父无关,祖母一点儿也没有亵渎祖父的意思。

祖母意犹未尽,再一次眯缝起双眼。我悄悄地离开了祖母,行走在战争曾经肆虐过的土地上。

在又一个春天里,杜鹃花已肆无忌惮地开放了,到处都是,晃眼扎目,一点儿都不害羞。

我知道,祖母活在世上的日子已不多了,而作为一场战争的亲历者,恐怕也不多了。我能从祖母的嘴里无数次地感受一场战争,聆听不该忘却的过去,难道不是世上最幸福的人吗?

面对青山一老榕,风霜雨雪胜葱茏。
岁月如流沧桑变,顶天立地傲苍穹。
——张爱萍将军作于1992年秋的诗

张爱萍将军故居

(陈开源作)

张爱萍将军故居

(陈开源作)</